

诗
花
烂
漫

思念若年

□ 罗迦勇

模糊的记忆弥留冬藏
在春的缝隙里萌芽爱的生机
时光的休止符
盘桓在远方动情的呼唤
声声慢却声声叹
归家的期盼漫天飞舞
恍若天际闪烁的启明星
时而明亮时而黯淡
沉淀的纯真也若流云般漂浮不定
惆怅的行囊塞满游子的张望
步履匆忙仰望故乡

岁月静好人在他乡
故乡的气息越发勾人念想
我们可以忽视自己
斩不断的却是那缥缈炊烟散发的
馋人的菜香在心底弥漫
孤独的雪也会春心荡漾
数九未了
村口垂柳曲水流觞
蜷缩的心事篝火正旺
不可抗拒卸下城市的伪装

叨叨念的老家
一个遥远的名字杂草丛生
荒旧的老宅刺痛了我的灵魂
让我找不到激动的理由
踏上坚实的土壤义无反顾返乡
年的渡口一如既往
悉数放飞涌动的潮汐
给自己一个借口
丈量疑是地上霜的冷光
澎湃不眠的心房
破局拾荒

眩晕的车辆不管东南西北来往
都有自己前行的方向
我也奢想随便爬上一辆
不管它把我带向何方
橄榄树的流浪是我心底莫名的向往
某时某刻
爆竹终要震碎隆冬的喧嚣和伪装
呼啸而过的风声
催促幸福的翠绿恣意生长
熔断的乡愁也有栖息的地方……

■ 罗迦勇,中国乡土诗人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把根留住》

岁末习俗记

□ 杨智勇

雪花飘落,年末又到,寒风掠过村寨的山脊。吊脚楼依山势铺展,青瓦上覆盖着一层白霜;更多年轻人还未回乡,村寨少了些躁动,过年少了些味儿,乡村缺了些烟火气。我不由得回忆起小时候的腊月趣事,众多的习俗,浓浓的年味!

母亲曾说:“进了腊月门,天天都是年。”在这藏在黔东深山中的村寨里,腊月的每一天都充满了烟火气,那些代代相传的习俗,如同山间的溪流,滋养着我们的童年,也刻下了最温暖的乡愁。一进入腊月,整个寨子便被一股滚烫的热闹裹了个严实,特别是腊八节一过,寨口的老枫树下便热闹起来。

年末习俗趣事一项接一项,上一阵的热闹还没散去,扫扬尘的日子就到了,腊月扫尘是“除陈布新”。天刚蒙蒙亮,各家各户就扛起长扫帚,爬上吊脚楼的阁楼。阿妈的头巾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明亮的眼睛,她踮着脚,用绑在竹竿上的扫帚清扫屋梁上的灰尘,动作麻利得像只敏捷的山雀。灰尘簌簌落下,在晨光中舞成金色的粉末,阿爸则在楼下清扫庭院,把落叶、杂草统统扫进竹筐,倒到寨后的荒坡上。我跟着阿妈爬上阁楼,阳光透过阁楼的缝隙照进来,照亮了角落里堆放的玉米串和干辣椒,红的、黄的,在灰尘中透出热烈的色彩。扫完扬尘后,阿妈会用柚子叶煮的水擦拭桌椅门窗,柚子叶的清香混着木材的味道,弥漫在屋子里,清新又安神。

我们把扫出来的灰尘用簸箕装好,倒在寨外的荒坡上,看着那些灰尘被风吹散,仿佛把一年的烦恼都送走了。

清屋后沟是腊月里一桩重要的事。苗寨的吊脚楼依山而建,每家屋后都有条排水沟,常年的雨水冲刷,沟里积满了淤泥和枯枝败叶。“沟要清得干净,来年才能顺顺当当。”苗寨的吊脚楼大多建在山坡上,屋后都挖有排水沟,防止雨水冲刷房屋。平日里,沟里会堆积

落叶、淤泥,到了腊月,必须彻底清理干净,以备来年雨季使用。父亲拿着锄头,把沟里的淤泥挖出来,我和弟弟用竹篮把淤泥运到菜地旁,堆成一个个小土堆,来年开春就是最好的肥料。沟里的水结冰了,我们就用石头把冰块砸开,看着清澈的水流重新流淌,父亲笑着说:“沟通了,福气就顺了。”

腊月十五过后,寨子里就响起了打糍粑的声音。苗寨人爱吃糍粑,尤其是年节期间,糍粑是必不可少的小食,也是走亲访友的佳品。打糍粑要选上好的糯米,提前浸泡一夜,蒸熟。蒸好的糯米倒进石臼里,父亲和大伯们轮流挥舞着木槌,使劲捶打。木槌重重落下,砸在糯米上,沉闷而有力,发出“咚咚”的声响,回荡在山谷间,那是最喜庆的节奏,像是苗寨人迎接新年的鼓点。“嘿哟——嘿哟——”他们喊着号子,节奏整齐。木槌起落间,糯米渐渐变得黏稠,晶莹剔透如白玉。我和弟弟在一旁看热闹,不时伸出手去抓一把糯米饭,被母亲拦住:“等打好了,让你们吃个够。”打糍粑的日子,是最快乐的事,把打好的粑粑取出来放在桌上,几个妇女团成大小均匀的小粑粑,再放在门板上,我们小孩上面踩,把粑粑踩扁后,一叠叠的放好。趁着木槌抬起的间隙,飞快地翻动糍粑,防止粘连。我心想试试,可木槌重得根本举不起来,父亲就握着我的手,一起砸下去,糯米黏在木槌上,拉得老长,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腊月二十八,贴春联的日子到了。寨里的老先生早已写好了红彤彤的春联,每张春联上都透着墨香和吉祥的寓意。大人踩着木梯,把春联贴在吊脚楼的大门两侧,“春回大地千山秀,福降人间万户欢”,红底黑字,在青砖黛瓦的映衬下,格外喜庆。我拿着浆糊,跟在阿公身后,帮着递春联,压边角。除了大门,粮仓、灶台、猪圈也要贴上“五谷丰登”“年年有余”“六畜兴旺”的小春联,就连牛圈门上,也要贴一张“牛肥马壮”。贴完春联,阿婆会在门框上

挂起一串红辣椒和玉米串,红的辣椒象征日子红火,黄的玉米代表五谷丰登,满满的都是对新年的期盼。

苗寨人爱拜早年,腊月二十九这天寨里的年轻人就提着腊肉、糍粑和米酒,挨家挨户去拜年。我跟着姐姐,提着装满年货的竹篮,先去给寨里的老人们拜年。

除夕这天,苗寨更是热闹非凡。一大早,家家户户就开始忙着准备年夜饭。阿妈在厨房里忙碌着,炖鸡汤、煮腊肉、炒酸鱼,一道道特色菜肴端上桌,摆满了整个八仙桌。父亲则在火塘边烧着炭火,烤着糍粑和腊肉,香气弥漫在整个吊脚楼里。我和姐姐则忙着贴福字、挂灯笼,把家里装点得红红火火。

如今,随着时代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人住进了城市。但每年腊月,都会想起寨子里的那些日子。那些习俗,不仅是人们对新年的期盼,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那些时光,不仅充满了烟火气,更饱含着亲情、友情和乡情。

乡村的腊月,是我心中最温暖的记忆,那些习俗、那些时光、那些亲情,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心里,成为我一生难以忘怀的乡愁。无论走多远,无论过多久,乡村腊月的那些日子,都会像一盏明灯,照亮我前行的路,温暖我漂泊的心灵。因为我知道,那里有我的根,有我的亲人,有我最珍贵的回忆。

乡村岁末,是一首流淌着烟火气的诗。杀年猪的热闹、扫扬尘的洁净、清后沟的辛劳……每一件事都透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新年的期盼。当第一缕春风吹进苗寨时,那些腊月里的记忆,就像吊脚楼里的腊肉一样,越陈越香,刻在心底,成为最温暖的牵挂。

■ 杨智勇,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散文学会会员,出版个人散文集《故乡印记》。



过春节,舞龙灯

□ 师永刚

看着又要过年了,想起老街上的“舞龙灯”来。

我总说起镇上的老街,窄窄的一条,有三四公里长,却只有四五米宽。日里平静,冬天有了“黄棉袄”,阿婆、大爷就端了凳儿到街沿,坐在凳上晒太阳,她(他)们纳鞋底、唠嗑。夜晚来了,打更的梆子声使得老街更加宁静。

但热闹总归是有。逢上赶集,村民背着背篓,挑着担子,沿街摆了摊,都挤在这老街,热闹极了。

热闹,又还带着喜庆,当属每年的春节了,照例,初一到十五晚上的舞龙灯,是老街顶顶喜庆热闹的时节。

舞龙灯时,十多个小伙子举着一条十来米的长龙,从下街玩到上街,又从上街玩到下街,窄窄的街道,一整夜都有观看、玩耍的乡民,他们朝着这条长龙放鞭炮、喷烟花……

鞭炮、喷烟花的花筒,春节前就得准备。鞭炮,老街商铺里有的是,是为村民有红白喜事方便购买。花筒,平时没听说谁拿着它喷烟花玩,商铺里也没有,这就得现做了。花筒取自山里的楠竹,把楠竹锯成一段一段的竹筒,竹筒一头留底,底部钻一眼洞,用来穿烟花的引线,一头做空,把硝、硫磺、铁砂子……使劲填入,然后用上好的泥土封上。又在竹筒外裹上布料,布料上绣着一些花花绿绿的图案,一个花筒就算制作成了。竹筒内的硝是从泥土中提炼的,硫磺是从商铺里购得的,铁砂子是老街铁匠铺的炉子里筛选的。做花筒太费周章,邻里一两家人忙不过来,要五六家抱团合计,一起出人力、财力才行。制作花筒的数量还得多,要够得上人家说“李家的烟花多啦”“王家喷烟花的时间长啊”,要是备的花筒只有三五个,龙灯到了自家门前所喷的烟花稀稀疏疏,那实在是没有礼数。

舞龙灯的龙架,是镇上篾匠用带有笋壳的毛竹制作的,十多米的“竹龙”编完成后,找来纸糊成了全“身”,麻绳结牢,龙架与绸纸黏合在一起,又用墨笔在绸纸上画了龙鳞。那龙的眼睛是怎么做的呢?是猪尿脬做的,把猪尿脬吹成气球,嵌入龙头两边,在尿泡上点了睛,两只龙眼就成了。

绑在龙身上的十来根竹竿,是龙脚,十来个村民举着竹竿飞舞,这条龙就活泼泼地动了起来。

一大早,这条龙该“出龙”了。龙前有敲锣打鼓的,从下街的庙坝子经“一人巷”到上街的盐店头。一腰缠红绳,端着圆盘的村民走在队伍中,“龙”经过每户人家,总有些银两落在盘里,牵红绳者必鞠躬致谢。

那年头的娱乐节目很少,无非是去镇上看戏、看电影,山里村民知晓舞龙灯的热闹,他们在村头、院落贴上布告:

告诉村民 初一至十五,每晚八点开始,老街舞龙灯,请大家前往观看,往返路上注意安全。

初一晚上,窄窄的老街挤满了从四面八方赶来村民,有地里劳作扛锄头的、有牵着老人的、有小孩坐在大人肩上的,他们挤在巷道,等候龙灯经过。

舞龙灯开始了。举龙灯的村民在下街庙坝子转上几圈,活动一下身子,接着就沿街而上。十来人举着长龙,慢慢前行,慢的由是让居民随着长龙放鞭炮、喷烟花。有的人家大气,舞龙灯的人故意把长龙停在这家门前不走,有的人家会长时间放鞭炮、喷烟花。人们就聚在这家门前,听鞭炮炸响,看烟花四处喷射。“富有的郑家,烟花鞭炮放了半小时”“大虎,踩到我的脚了”“兰姐,让一下嘛。”人们挤着、议论着。

鞭炮炸人,烟花含铁砂子,举长龙的人得戴草帽、穿棉袄,以防鞭炮烟花伤人。往往,人们就照着他们使劲放鞭炮,喷烟花。举龙头的是医院院长,举龙尾的是一“乖小伙”。“乖小伙”,其实他性格调皮,指谓是他的促狭。这两人,鞭炮烟花就老往他们身上放,是“照顾”对象。院长就说,被鞭炮炸伤、烟花喷伤的,医院免费治疗。

舞龙灯,人们跟着拥着,从下街到上街,走走停停,第二天见亮了,人们才渐渐散去。初十五,在老街旁的跳蹬河边,人们将这条龙焚烧,谓之“罢龙”。当天晚上,举长龙的村民在老街选一家酒馆,用收来的钱币庆祝舞龙灯的成功。

老街是窄街,人多拥挤,龙舞不开,只能慢慢游走嬉戏,“舞龙灯”的说法,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 师永刚,作品散见《重庆晚报》《华西都市报》《德阳日报》等。

年,是风雪归人灯

□ 卢琼



终于,那个披着风雪的身影出现在路的尽头,当他推开门的刹那,家中的灯火才真正温暖,年夜饭的香气也才真切地绕着屋檐,落进心底。

人间的团圆,大抵便是这般;总要等归人风雪兼程而来,一桌饭,一家人,方算圆满。

那时的年,天寒地冻,却总觉得暖烘烘的。不用操心年货够不够,不用惦记人情往来,不用思考来年的路该怎么走。年夜饭的桌上,大人忙着给我们夹菜,把最香的鸡肉,最鲜的鱼汤都推到我们面前;守岁的時候,长辈们围坐在一起聊天,我们就趴在他们腿上,出神地听着那些听过无数遍的旧事,即使眼皮打架也不肯睡,就等着零点的钟声敲响,收那一封最美的新年信。

时间的镜头又拉到了上个世纪70、80年代,回到我们小时候的年。那时的年是从大人忙碌的身影里开始的。腊月里,母亲的手就没有停过,请人做糯米面,做甜酒,炸酥肉,窗台上晒着腊肠和腊肉,灶房里的香气一日浓过一日。

她总说,年过得有滋味,就得慢工细作,我们趴在桌边,眼巴巴等着刚出锅的热腾腾的炸酥肉,一颗小小的焦脆的酥肉进到嘴里,烫的疼感与肉的香味瞬间混合在一起,母亲便笑着拍掉我们手上的碎屑,又往我们嘴里塞一颗糖。

除夕黄昏,我们搬了小板凳坐在家门口,望着那条通往县城的路,等父亲回家。父亲在县城上班,一年里,只有农忙和过年,才会踏上回家的路。

这条路,走了许多年,平淡得像日常喝的白开水,可因为心里装着等待,连飘雪擦过枝头的细碎声响,都成了温柔的期盼。人心里的期待,大抵就是这样,能让平凡的光景,生出不一样的温度。

后来,我们长成了当年那些忙碌的大人。开始学做菜做饭,学着置办年货,学着贴春联、走亲戚。才发现,蒸年糕要掌握好火候,炸酥肉要把控好油温,贴春联也不是简单的事儿,就连选年货,也要尽量考虑每个人的口味,付账时悄悄盘算着钱包的厚薄。除夕的晚上,我们在厨房忙碌,端上满桌的饭菜,突然想起小时候母亲忙忙碌碌的模样,好像突然懂得了母亲的不易。

每年腊月二十九的织金将军街菜市场,是年味最浓的地方。我和爱人穿梭在人群里,去源俊餐馆买水八碗,买女儿爱吃的水晶凉粉,摊主问要不要少一点,我总笑着,说,孩子回来,多备点才好。想想当年的母亲,也是这般,不管家里人多少,年货总要备得满满当当的,她

说这样才像过年,才显得热闹。

长成大人的我们也会给孩子发红包,会护着她避开燃放的爆竹,会把最好吃的菜夹到她的碗里,看着她高高兴兴的吃着年夜饭。

如今,我们已经过半百。那个曾经如我们一样依靠我们的背影已在几千里之外,我们安安静静地等着她告知她的归期,于是我们就开始倒数着时间盼着年,盼着风尘仆仆回家的女儿。而那些我们曾经依靠的人早已在另一个世界。

终于到了女儿的归期。当她熟悉的脚步声在家门口响起的那一刻,我快步走去开门,女儿站在门口,喊了声“我回来了。”那一刻,屋里的烟火气,窗外的微风,还有女儿的笑容,凑成了最真切的年。

我们给她夹上一块糖醋排骨,满足地听她讲远方的故事,就像当年父母听我们说话那样。窗外的烟花偶尔腾空,在南方的夜空里开出绚烂的花,屋里的温度,却比烟花更暖。

我们怀念过去的年味,本质上是怀念那个被守护的小小的自己。怀念母亲递来的那颗糖,怀念父亲挡在身后的温暖,怀念长辈们慈祥的目光。

我们已经不再是那个被守护的孩子,成了守护孩子的人。工作的忙碌,生活的琐碎,都要自己扛着,却在准备年货的那一刻,心里满是柔软。原来,爱就是这样传承着的,父母把温暖给了我们,我们又把温暖,毫无保留地给了自己的孩子。

今天,我们守着家里亮着的灯,期待着女儿归来。窗外是城区的灯火,屋内是愈加浓郁的年味。年过半百,才明白:年味从来不是焰火的怒放,也不是年货的丰盛,而是有人等你回家,有人为你留一盏灯,有人把你放在心上。

■ 卢琼,贵州省散文学会会员、毕节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贵州日报》《华西都市报》《毕节晚报》等。